

欽定後漢書

卷之十
四十五

後漢書卷四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李通傳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

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

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

之內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識記爲王莽宗卿師

平帝五年莽攝

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

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

巫丞有能名

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

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

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

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

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

騷亦動也

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

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

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卽遣

軼往迎光武

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

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車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手得半車刀謂

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

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

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

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

卽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

度計度也音大各反

因

復備言其計光武旣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

以材官都試騎士曰

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

勒車騎材官士是也

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

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

丘賜也

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

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

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

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

自歸事旣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上書歸死章未

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

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

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

不敢逃亡

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

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

刎割也

莽然其言會前隊

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

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

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

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

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

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

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

寧平縣屬淮陽國也

光武卽

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

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宮五

年春代王梁爲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

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

賊謂延岑也

公孫述遣兵赴救

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

西城縣屬漢中郡也

還屯田順陽

順陽縣名屬南

郡哀帝改爲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

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

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

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

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
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
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爲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
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
素有消疾

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瘠首疾鄭玄注云瘠酸削也

自爲宰相

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
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
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卽日封通
少子雄爲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
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塋子音嗣

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

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

李

軌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

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

安衆縣屬南陽

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衆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

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

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

行易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鄭玄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汗滅親宗以缺一切之功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

哉

停水曰汙言族滅而汙池之也缺望也音丘瑞反一切謂權時也

昔蒙穀負書不徇

楚難

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

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

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

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

即墨用齊義雪燕恥

史記曰燕

昭王伐齊潛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

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

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

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傳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鄆人常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

因家焉

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

命者名也言背其久名籍而逃亡也

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人以常

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

兵

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

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

收散卒入萇谿

萇音力于反

劫略鍾龍間

盛弘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

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

衆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

於上唐大破之

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

遂北至宜秋

續漢志曰

南郡有宜秋聚也

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

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

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

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

以利合曰從也

常大悟曰王莽篡弑

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卽真主

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旣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

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
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
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
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
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
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
及更始立以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
郡○劉歆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是南郡沛南絕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
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
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爲鄧王食八縣賜姓

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

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

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更

也艱厄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

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常乃人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微以責之故下

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

鞭策託身陛下策馬櫪也言執策以從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

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始不

量愚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

眉入長安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

破更始

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

見廷尉不憂南方矣

謂南陽也

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

爲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爲

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

前書曰左右曹平尙書事封山桑侯

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

後帝於大會中指

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

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

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

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

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

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

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

賊

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

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

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

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

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

朝那

縣屬安定郡也

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

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

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

十二年薨于屯所諡曰節侯子廣

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

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

永平十四年

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

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

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

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

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

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

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

東觀

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耻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承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

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

也

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劉攽曰

注有趨謹犯者案前書犯字下少一法字

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荅

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攜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汚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